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胡老板进京

王升山 李青 / 主编





胡老板进京

王升山 李青

／ 主編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老板进京 / 王升山, 李青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71-1314-0

I. ①胡… II. ①王… 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6438 号

责任编辑: 周汉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8.25 印张
字 数 226 千字
定 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314-0

目 录

茫茫 / 王秀云 1

金戒指 / 刘庆邦 75

地软 / 温亚军 93

失败者之歌 / 霍 艳 137

胡老板进京 / 王昕朋 183

老叔的尼泊尔故事 / 曾 哲 227

茫 茫

王秀云

2008年，我还在市委工作，受邀参加全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联谊会，万泰电缆集团的刘庆听说我也去，专门开车来接我，路上和我说，这次联谊会的活动经费，是大妙食品有限公司全部买单。我有些奇怪，既然是政府组织，为什么要个人买单呢。刘庆一笑，说：想赎回自己吧？大妙食品有限公司是我们这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，董事长大妙今年36岁，年纪不大，却是手眼通天的女人了。正是这次会议，让我了解了她不为人知的发迹史。

—

那天的阳光是白的，是那种滤去了所有颜色的白，树木、村庄、道路，都像覆盖了一层薄膜，失神地在大妙的视野里相继退去。高考

前的体检结束后，她没有等待结果，就心急火燎地往学校赶，她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，至于其他，她是没有兴趣的。

班上同学还不多，她有些庆幸，她想先复习英语，刚打开书，感觉又饿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段时间这种饥饿的感觉总是来得很突兀，常常让她很恼火。这时，她的肚子里不时搅动，发出响亮的声音，她既难堪又难受。高考在即，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候呀，可这些日子她只要一饿，书上的字像长了翅膀，蚊子一样在她眼前晃动，她只能是吃了饭，饭了吃，一边吃一边学习。没办法，她和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她只有在这一条路上走出去。她从很小就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她比其他的孩子都用功。从小学到高中，她一直是班上前三名的学生。寒假期末考试她在班上考了第二名，比第一名少了六分。六分，有可能就是天壤之别，她必须把这六分拿下，争取考第一。她知道班上有不少人嫉妒她，她辫子比她们长，可是没有影响学习，好多女生怕耽误学习把辫子剪了，可她舍不得，她的辫子又粗又黑又长，已经过了屁股，扎了两根玻璃丝，走路时在屁股上敲敲打打，很是喜庆。她有男孩子喜欢，好几个呢，可是，她只喜欢大发，人高马大，就是有点黑。她比她们都要白一些，穿同样的校服她也比她们好看。这都让她们嫉妒，可是，大秀才不在乎这些呢，她觉得最值得她们嫉妒的应该是她的成绩，没有好成绩，跳不出这块穷地方，再漂亮也没有用，自己村里有的是这样的小媳妇，刚结婚时漂漂亮亮的，没几年就傻老娘们一个，说话粗声大气，走路也没个样子，在一个小院里出出进进，一辈子只有那么大的天。她才不想那样呢。每天夜里两点，所有人都沉醉在甜美的梦中的时候，她都能准时醒来，拿着一个手电筒，看一个小时的书，这个时间她头脑清醒，记忆力惊人，这是她能够始终出类拔萃的绝密武器。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包括大发。想到大发，她忍不住心里一跳，回头看看，大发正在低着头

看书，一绺头发挂在前额，挡住了他的眉毛。他的眉毛真粗呀，浓浓的，黑黑的，理直气壮地占据着他脸上最光洁的领地。他在用功呢，可惜他基础太差了，醒悟得太晚了，期末考试只考了十一名，但他有潜力，只要剩下的时间抓紧努力，考上一般性大学没问题。

大妙想起放假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在学校后边的麦子地里，大妙一边走着一边看了大发一眼，说：“你的成绩这样，打算怎么办？”大妙相信自己的眼里有无限的力量，完全可以让大发知道后果。果然，大发说：“现在我选择大学的可能性不大了，但是，到大学可以考研究生，我是决不会让你把我拉下的。”大妙心里高兴着呢。她就是要他们两个一起跳出农门，光宗耀祖，干一番事业。大妙说：“那好，放假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，你好好补课，咱们高考以后再说话，不然我急。”大妙想起那时候大发看着她的眼神，很无辜很委屈的样子，心里竟然暖洋洋地。当时自己这么决定是有点残酷，毕竟两个人是一个村的，近在咫尺却不让见面，真难为大发了。可是，大妙知道，这是让他们的感情开花结果的唯一出路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

她又看看大发，大发在用功。她笑笑，目光就穿越了光明的岁月，看到了灿烂的人生和他们茁壮的爱情。她站起来，凳子吱呀一声，她忍不住低头看了一眼。她那时候并不知道，她和这个粗糙的凳子就要诀别了，她的腿离开这个凳子的瞬间，一切都已经改变了。

凳子一响，她立刻感到大发的目光贴在了自己身上，就故意对同桌说：“我回趟宿舍，老师来了你给说一声。”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大，全班同学都听见了，其实，她就是想让大发一个人听，让他安心学习，她要让他和自己一起飞呀。

“要我陪你一起去吧！”李猛突然大声说。大家哄堂大笑。大妙看见大发涨红了脸想站起来，被她用眼神制止了。李猛这样对待她不是一天了，他曾经给她写过情书，可她根本看不上李猛，就拒绝了。李

李猛常常找她的碴，但她很少和他计较，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：“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。”

猛不死心，有一次竟然堵在她宿舍门口，逼着她答应他的请求。这件事宿舍的人都知道，都觉得李猛过分。后来，她把情书交给了老师，老师竟然在班会上把李猛作为杀鸡警猴的典型。李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打击，原来学习虽然在中游，但还是遵守纪律、自尊自爱的，这以后就成了班上最调皮捣蛋的一个。人们都觉得李猛的堕落是大妙的罪过，对李猛就有了一些同情。但是，大妙才不管这么多呢，她只想好好学习，在班上确保前三名的成绩，高考的时候确保上一个好学校，至于李猛是不是堕落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

李猛常常找她的碴，但她很少和他计较，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：“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。”她看不起李猛，虽然是非农业户口，可是天天吊儿郎当，天生是飞不起来的鸡，将来也就是在夔川市靠老子混口饭吃，不会有什么出息，自己可是要高飞的呀，怎么能和他这种人浪费宝贵的时间。和往常一样，她器宇轩昂地离开了教室。

六月的阳光已经有些热情过度，让人感觉慵倦，也有些不耐烦。可她顾不了这些，回宿舍吃了一个馒头，一边吃一边从心里默念单词。她真是一分钟也舍不得浪费，回来的路上，她竟然在心里把数学公式又默读了一遍。都在她心里装着呢，她只要最后的冲刺，她已经看到了胜利的锦旗在她12年奋斗的终点扑啦啦飘荡。她是一只小兽呀，一只即将奔赴旷野的小兽，生机勃勃，壮怀激烈，却又有几分忐忑不安。

二

一进教室，她有点愣怔，校长、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都在，她还从来没见过这阵势，心哆嗦了一下。班主任看见她进来，目光是凶狠的，这让她吃了一惊。班主任从来对她都是另眼看待，对她的宠爱也是尽人皆知，即使自己中间出去一阵也不会批评自己。今天怎么了？她低下头，想赶快回到座位上，但是，她不知道，只是几分钟的时间，她

的命运已经永远改变了，那个普普通通的座位，她是再也回不去了。

班主任说：“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那语气就像电影里八路军说日本鬼子狗汉奸一样。她心里一激灵，感觉有一片乌云，在班主任的话里汹涌而来。她害怕了，腿有些抖，迈不开步。班主任显然已经看出了她的恐惧，但他丝毫没有心软，反而更加刻薄地说：“害怕啦？晚啦！现在害怕？早点你怎么不知道害怕？”说着，他自己鼻子一酸：“这个傻孩子，多好的一棵苗子呀，就这么糟蹋了！”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索性就呜呜地哭了。这个孩子，才刚19岁，花骨朵一样的年龄，学习成绩那么好，眼看是一棵好大学的苗子，自己教书十几年，这样的孩子没教过几个，这孩子多要强呀，多争气的孩子呀，不多言不多语，又朴素又勤奋，一辈子遇不到几个这样的学生。越是这样想，他的眼泪就越止不住，一路就抽抽噎噎地。校长和教导主任也不规劝，都铁青着脸，径直往校长办公室走。

大妙早就哭了。虽然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，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。她开始还是嚶嚶地小声哭，越哭越清醒，越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哭声就越来越悲痛，最后那哭声就像从胸腔里拔出来的一样，连根带血了。

到了校长办公室，大家都坐下，只有她自己站着哭，也没有人理她。校长点着了烟，拧着眉头吸了一大口，张开嘴，立刻浓烟滚滚。那烟一缕也没有飘散，打了旋儿被他深深地吸入肺腑，他不停翕动的鼻孔很快就像烟筒一样钻出两股白烟。烟飘散了，他才闷声说：“把许老师叫来。”班主任已经止住哭泣，立刻出去了。一会许老师就来了。许老师进来看了她一眼，那眼里的内容和班主任不一样，班主任是痛惜，她的眼神里全是蔑视。

校长低着头说：“许老师你和她谈谈，我们不方便，我们想办法通知她的家长。”

许老师厌恶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还有脸哭，你怀孕了你知道吗？”

大妙一下子被击中了，通知家长？天大的事呀。她嚎啕大哭，呜呜噎噎地央求，“校长，别叫我家长，我自己扛，千万别叫我家长。”班主任也哭了，班主任一哭，大妙的绝望就更深了，哭声就更紧了。可是，校长什么也没说，就走出了办公室，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也跟着往外走。大妙抓住了班主任的衣角，眼巴巴地瞅着班主任说：“老师，你留下，你留下，你别走，别走。”班主任哭着把她的手拧开，使劲摇摇头，也出去了。屋里只剩下许老师了。她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，她不想在许老师面前哭，她知道许老师不同情自己，女人从来不同情女人。只是眼泪还是滚滚而下，咬破了嘴唇也止不住。

许老师厌恶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还有脸哭，你怀孕了你知道吗？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大妙常常要回忆这段时光。她认为那时天上打雷了，轰隆隆的雷声滚过，从她的头顶一直炸到脚心。可是别人都说没有，都说你晕过去了，大家把你赶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，孕妇已经五个多月了，不应该受到强刺激，还把她们批评了一顿。当然，大妙能和别人交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是多年以后了，她经历了很多，已经什么都能够承受了。

三

那天，她醒来以后，耳朵里都是哭声。她辨别出了母亲的哭声，那声音是嘶哑的，拖着凄厉的长腔。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哭声，那声音有些嫩，像刀子划过手边的树叶，她听不出来。突然她听到“啪”地一声，那个男人的哭声骤然升高了，带着惊恐后的战栗，现在她知道是谁了。另外一个哭声伴着叫骂声，她知道是自己的父亲。那哭声一声高一声低，一声粗一声细，有时她怀疑听到了狼的嗥叫，她在电影里听到过，呼啸着穿过阴森的黑夜；有时又听着像一只受伤的猪叫，无力地哼哼着，东拱一头，西拱一头，在肮脏的地面上焦灼地徘徊；

一会儿，父亲像一只暴怒的狮子，吼叫着，咒骂着，绝望地在嶙峋的山岩间奔突跳跃，紧接着就会有一阵厮打和混乱。她闭上眼睛，怀孕了，这消息撕毁了多少人的心呀。

父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她是家里的长女。父亲一辈子只会种地，他舍不得地上长一棵草，天天长到地里，把地伺候得熨熨贴贴，比别人的庄稼年年都长得顺溜。父亲念过私塾，年轻时出过远门，见过外边的世界，知道自己一辈子出不去啦，就盼着自己的孩子走出去。他侍弄着土地，可是，他是决不肯再让自己的儿女留在农村了。和外边的人比，农村人的日子不是日子呀，农村人一辈子都在熬呀。别人熬得没奔头，他有，他的大女儿从小就学习好，他早就看出来，她是家里的希望。只要她出去，两个小的自然会学姐姐的样子，想办法考出去。他活得有劲头就因为这个呀。他不是糊涂人，人没有奔头就没有活头，活到哪里不是死？人能脱了死吗？连诸葛亮都要死，毛主席都要死，别人谁能脱得了呢。

可是，有奔头就不愿意死，没奔头这穷日子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有什么用。他起早贪黑长在地里，不是他爱干活，实在是没奔头的日子追着他、撵着他，他要多打几斤粮食，多攒几个钱，给几个孩子留着。他可不像他那些哥们兄弟，攒钱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盖房子，真是没见过世面呀。在这个蛤蟆尿就能淹了的小地方，盖房子有什么用，就是盖金房银屋一辈子也是这么大的天！他攒钱就是为了供孩子上学，上完中学，上大学，上完大学上博士。都说我不会做买卖，我做的买卖最大了，我今天给孩子花一块钱，他们将来能挣来一千块，能住洋楼，坐汽车，这才是一本万利呀。虽然我享受不到，可是，我的儿女们能享受到，当老人就该这样呀，把儿女们往高处托，往远处托，往好日子里托！

可是，这个混帐大发呀，他就一锤子把我给毁了，把我女儿毁了。

他噌地一下子蹿起来，大吼一声，“我踢死你个混蛋！”冲着大发又是一脚，大发蹶揪在墙根低下，抱着脑袋哭，也不躲闪，不挣扎，衣服上看不出哪是血哪是泪。他知道自己完啦，这辈子算完了，他说：“你们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吧，我求求你们打死我吧。”

“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”父亲冲过来，有人拉着、拽着。父亲突然泄了气，哭着说：“我打死你也救不了我女儿啦！”那哭声就像奔腾的洪水找不到出口，发出尖锐的啸叫，一会又像进入狭窄的浪窝，打着旋进入无边的黑暗。他心里那点小小的灯火，熄灭了，没有了，被汹涌的浪头吞噬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他忽然感觉没力气了，血被抽干了，像一片干枯的棒子叶，被秋天的风一吹，在荒凉的田野上滚动翻卷，落在一棵棒子根碴上。那是谁干的活，这么不利索，留下这么多棒子根碴，直愣愣地，露着尖利的锋芒？他一动，身子被吡啦一下子，划破了。他感觉到那疼，扎心的疼，他被划疼了。这一辈子在庄稼地里，他多少次被划疼了，可是，他都忍了，他能忍，为了儿女们，这点疼算什么？可是，今天，这刀子真快呀，把我的皮肉都扒了吗？听说过古人犯了大错是要凌迟的，就是一刀一刀把人割了，我怎么觉得有人一刀一刀割我的心呀。他又哭起来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妙呀，我疼呀，妙呀，我的心疼呀。”那哭声就穿过十几里的山路，吱吱呀呀地，到了香寺镇香寺村一棵老槐树下，树皮皴裂着，咯地那哭声就丝丝缕缕地，滴滴答答地流着血。可那哭声停不下来呀，辗转反复，又到了一所坐北朝南的老房子里，烟熏火燎的屋顶，挂着灰黑色的蛛网和踢灰。一个十岁男孩和一个八岁女孩在吃馒头咸菜，两张小脸脏乎乎地，垂着和大妙一样细长的眼睛。那眼睫毛真长呀，在小小的鼻梁上留下了细嫩的阴影。那哭声就停在那阴影里，舍不得出来。一会两个孩子站起来，哭声想给两个孩子洗洗脸，可他实在没有力气了。他想说句话，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，就在两张小脸上绕来绕去。这两

个傻孩子呀，他们还听不到他爹的哭声。他的哭声到家了，在家里的房梁上、柜子上、饭锅里、门台子上转来转去，他还在那几只鸡的翅膀上停了一阵，这真是几只好鸡呀，每天都能下蛋，那些鸡蛋都给了大妙，她学习紧呀，要营养，两个小孩子都舍不得给吃。那哭声在大妙的一本中学书本上停得时间最长，把书本都给打湿了，看不出是被泪还是血打湿的，然后在院子里又盘旋了几圈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夔川市医院。那时候那哭声只剩下一缕游丝，他想到大妙房间里看一眼，到了门口一赌气又回来了，然后他在医院抢救室雪白的四壁上飘来飘去。他看见自己的老婆，哭声忽然就使出了自己最后的力气，声音就像有人被突然扎了一刀一样，嘶哑得有些声嘶力竭。这个老婆子不容易呀，自己当初用50斤麦子换来了她，可她结婚的时候非要多给她娘家20斤棒子，就这20斤棒子，让他几十年没正眼瞅她。后来大妙大了，又有了两个小的，才觉得她也是家里一口人了。这两年，大妙越来越有出息，都看见大学的眉眼了，才知道她为他做了贡献呢，给他生了三个好孩子。三个孩子都平头正脸的，农村这样的孩子不多呢！两个小的还看不出什么，看看大妙，要个头有个头，要模样有模样，成绩还这么好，这家人有盼头啦，觉得老婆子人还真不赖。老婆子在哭，怎么她的哭声我听不到呢？他看见老婆子使劲抱着自己的腿，哭得昏天黑地。有人对准从前的自己，又是打针又是输氧。他忽然觉得有些可笑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已经不需要了，他此刻才真正轻松了，平静了。他说，老婆子，别忙了，我的心呀，已经被刀子一刀刀割没了，血管一条条给挑断了，我活不了啦，你带着孩子们熬吧。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，他看见有些白羽毛一样的东西，托起了自己，自己就轻飘飘地飞起来，他终于离开了他的亲人、孩子和庄稼，自己走了。

大妙听着隔壁的喧闹，知道自己的翅膀已经被连根较断。从此以后，纵有天高的梦想，她是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她怀孕了，这真是天大的雷呀！

四

大妙听着隔壁的喧闹，知道自己的翅膀已经被连根较断。从此以后，纵有天高的梦想，她是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她怀孕了，这真是天大的雷呀！她是怎么怀孕的呢？他们就一次呀。那天是寒假回来，好多同学都回来了，可是他天黑才到，他进了教室拿了一本书，出去的时候，丢在她书桌上一张纸条。她装作不经意地四处看看，剩下的几个同学都在学习，没有人注意自己。她偷偷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在学校后面等你。她真着急，现在这么忙，有什么事能比学习更着急呢？不是说好了高考结束后两个人再说话吗？可是，如果不去他会一直在那里等着自己的，这个死心眼。她又气又恨，匆匆看了两个单词，一路走一路背，还要四周围看着，免得让别人看见。

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远处灯光微茫，大树巨大的阴影此刻魔鬼一样，在虚空中摇摇晃晃。有鸟倏忽飞过，这个季节只能是麻雀。风有些燥热，从树梢上哗哗趟过。有东西吹进眼睛里，她揉了揉，一粒无穷小的尘埃伴随着眼泪流出来。没有月亮，星星也很稀少，黑黝黝的天空有些迷茫和空洞。大妙忽然有些害怕，没有来由地，那恐惧从骨头里吡吡地冒出来，从她的脚尖一直爬到腿上，腿就像气球被一下子吹起来。但是，那生长在血肉里的力量竟像给撒了气一样，转瞬就消散了。她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了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自己往前走，她停了下来，等着那神秘力量更强烈地抻拽。可是那感觉似乎有些淡了，她找不到理由让自己不去和大发见面，毕竟一个寒假没见面了，她刚才看见他时心里也是怦怦直跳，她知道自己是想他的，很想很想，那种想就像有了一根粗大的绳子，拉着他，拽着她，往那看不见的黑暗一步步走去。可心里像有一把锤子，使劲擂自己的胸口，把自己擂得口干舌燥。那恐惧又来了，缠到她的腿上，伸出尖细的嘴，咬破了她

血肉里的力量，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被抽空了，可是，她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，大发从后边一下子就抱住了她。他们不计后果地抱在一起，她的舌头被一条巨大的蛇给吞噬了，那是一条多么强悍的蛇呀，在她干涸的嘴里喷云吐雨，上下翻动，把她的理智一点点从口腔里吸走了。他们相互撕咬着、吞噬着。大发的手慌乱地进入了她的衣服里，在她坚硬的乳房上揉捏，她那年轻的乳房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摧残，疼地躲闪着、颤动着，可是，很快，又傻呵呵地迎上去，寻找那奇妙的疼。两个年轻的身体已经被点燃了，那蛇突然坚硬地到达了她的身体，她感觉到了，大发的手已经解开了她的裤子，在她的身体里忙乱地摸索着，她想躲，可是她的力量已经被放走了，停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看着她一息尚存的理智最后的挣扎和迷乱。她闻到了一种奇异的味道，那味道带着海啸般的声音，有着尖利的锋刃和赭红色的叶片，在她的身体上巡游浪荡。她想站起来，那条蛇阻止了她，猛然挺立起来，粗暴地咬破了她的身体，她疼得大叫了一声，就被一种突如其来地白光击懵了，然后她战栗起来，身体发出欢快的呻吟，眼睛里有了星星点点的光芒。她已经被熔化了，变成了一汪散发着香气的水酒，在初春的原野上弥漫着、飘荡着，让别人醉了，让自己也醉了。突然，她听到大发大声地喊着：“妙，妙，妙呀。”就急剧地抽动着，然后身子一挺。大妙觉得身体里滚过一阵热流，那热流以惊人的速度冲击着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直接就进入了华丽的子宫。直到这时，大发才偃旗息鼓，瘫软在大妙的身上。一阵冷风吹来，那风长了眼睛似的，找到大妙衣服的缝隙长驱直入。大妙打了一个冷战，醒了，她嗥叫了一声推开了大发，然后扑到大发的怀里哭开了。

从那天到昨天体检，已经将近六个月了，那个占领她子宫的小小精子，已经伸胳膊长腿，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她鲜活的命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有点怕它，手战战兢兢地在光滑的肚子上寻找，希望在哪一

个瞬间能找到一个新生命邪恶的光芒。可是，她的肚子除了比原来稍微大一点，什么变化也没有。怎么可能，就因为那点小小的生命，她的一生都毁了呀。想到自己的命运，她又哭起来，她说：“你出来呀，你让我看看，你这个小杂种。”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没有人管她。哭了一阵，她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怎么没有人呢，大家把她扔了吗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？她止住哭，坐起来，楼道里是杂踏的脚步声，各种医疗器械碰撞声，却没有人说话。爸爸呢？妈妈呢？还有大发，那个混蛋去了哪里？老师们呢？怎么这么一会就都没有了呢？

她走出病房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。她的母亲看见她出来，疯了一样扑了过来，一边骂着一边哭呀。她说你个小浪丫头呀，你把你爹气死了，你把你爹气死了，你个小浪丫头。我怎么这么不长眼呀，生了你这么个丧门星啊。你爹最疼你呀，你害死了他，你这回可没有爹了，你这个丧门星呀。她还想着数落下去，可是她一口气没上来，晕过去了。医务人员手忙脚乱地抢救她的母亲，她倚着墙，被人们斥来喝去，那些医生走到她身边都要说一句：一边去！或者说：躲开！眼神的厌恶毫不掩饰。有个老太太颠着小脚走过来，指着她的鼻子说：“你看看，你这是作孽呀，你害死自己的亲爹呀，你这个不要脸的。”然后哭着走开了。人们都在骂她，她慢慢出溜到墙根底下，不再说话，也没有了眼泪。她心里说，发生了什么事了呢，我怎么在这里呀。她说：“妈妈，我的馒头呢，我要带着去上学了。”小明拿走了她的新铅笔盒，她对小明说：“小明，再有两个月姐姐就上大学了，考上大学姐姐就把铅笔盒送给你。”小明跟她拉钩，她呵呵笑起来。她看见很多陌生人架着她母亲过来了，她站起来说：“妈妈，我上学去了。我们要初选了。”妈妈怎么愣住了，她听不见吗？她大声地说：“妈妈，我要上大学了，我要走了。”妈妈怎么哭了，真是的，你为什么哭呀？我出人头地了，我要上大学了，我要飞啦。她飞快地转了一圈，偷偷

给父亲出殡的日子是个响晴的天，院子像是流干了泪的眼眶，拥挤着土坷垃一样的灰头灰脸。

捂着嘴笑了。妈妈啪的打了她一记耳光。她怔住了，定定地看着母亲。母亲说：“妙，妙，你可别疯呀，妙呀，你千万别疯呀。你爸死了，就是我们娘几个了，你千万别疯啊。”

她的意识慢慢恢复过来，一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，她浑身的血就从头发里渗出来，把她的眼睛都染得血红。后来人们说，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哭声，真惨呀，三里外都听到了，多少年忘不了，想起来大热天也浑身发冷。

五

给父亲出殡的日子是个响晴的天，院子像是流干了泪的眼眶，拥挤着土坷垃一样的灰头灰脸。大妙穿着一身粗洋布孝服，身上到处粘着泥土和草屑，脸上也看不出什么颜色，被泪水、鼻涕、汗水划拉得脱了形。父亲躺在灵床上，由于天热，肚子已经涨起来了，用一个电风扇呼呼地吹着，孝子们的头发也乱草一样，抖抖索索地。有一瞬间大妙竟然觉得父亲的选择很好，静静地走了，剩下的事再也和他无关了，其实早晚也是要有这一天的，早走和晚走有什么区别呢。她一想这些，悲伤就轻了些，可是又一想到，自己再也没有父亲了，没有了遮风挡雨的人，她又悲从中来。她已经哭不出声音来了，嗓子嘎嘎地干叫着，发出难听的声音。

好容易把一些烦琐的过程做完，起灵了，人群浩浩荡荡地向坟地出发。下葬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在把父亲的灵柩放进墓穴以后，大妙突然跳了进去，她抱着父亲的棺材，用了平生的力气，用头使劲撞着，哭声像是一团浓烟滚滚的火，在她的胸膛、喉咙里燃烧、升腾。她说爸爸你带我走吧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人群一下子混乱起来，哭声四起，男人和女人的哭声在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滚滚而来，卷着混黄的波涛，让庄稼和青草都颤栗了。好多人也相继跳下墓穴，把大妙往上拉。